

## 千锤百炼艺术路

——小记一级美术师王树文

■ 杨海燕



王树文,出生于涟水成集,一级美术师,现为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淮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清江浦区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淮安市美术理论家研究会理事、淮阴书画院副院长、淮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作品获得中国首届书画

“金鼎杯”铜奖(三等奖),入选全国医药卫生系统文学艺术“中生杯”,2011年第四届全国公安艺术大赛特别奖,首届中国淮医文化节美术类一等奖,书法三等奖。

因为父亲毛笔字写得很漂亮,每到春节,都要为人家写春联,幼时的王树文心中埋下了书法的种子。王树文的外祖父是离休老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善于绘画、书法,会拉二胡、三弦,会吹笛

子。母亲从事小学教育30多年,善于剪纸,会画线描花卉。王树文的父母十分注重家庭学习氛围的熏陶。放假期间,父亲会拿出祖父留下来的线装版《东周列国志》或者《三国演义》读给全家人听,让王树文对书籍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看连环画时,他对书中的人物及笔触线条念念不忘,经常拿着透明纸对着书临描。没有老师指导,可笔下的画却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也许是天赋使然,王树文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6年参加高考,王树文被镇江一所高校录取,学校组织课余国画、书法培训班,王树文报名参加。授课老师是镇江市国画院副院长耿一林,耿老师作画格调清新,追求淡雅闲逸的境界,在传统基础上创新。耿老师的书画意境在王树文书画作品中多有反映。从正草隶篆到梅兰竹菊,在淡墨、浓墨之间渲染着一种文人的情趣;在曙红、钛白、花青、三绿、

藤黄之中演绎着“香远益清”的意境。王树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书画成为他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师法造化同时,王树文遍览百家,寻觅国画艺术精粹,在多位书画名家的指导下,王树文在国画书法艺术上大有精进。1999年至2001年间,他在苏州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期间,课余陶醉于苏州的艺术文化中,吸取艺术营养。他学习古人,却不迷信古人。他师法大师,更师法自然。他画龙虾,就在家里的鱼缸里养龙虾,把龙虾做成标本。他画牡丹,就去牡丹园拍牡丹、画牡丹,去洛阳看牡丹。王树文热爱自然,善于摄影,长于文字、中意书画,这四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他认为书画功夫如古人所言“功夫在诗外”,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有字之书须得读破万卷书,经年累月读书求索,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所有艺术植根的大地厚土。无字之书,是师法造化、走进自然,不断实践、感悟。王树文习书画,下的是笨功夫、真功夫、实功夫、苦功夫。所谓“取法臻乎上,驰毫雅且新”,正是千锤百炼而来。

“形似不如神似。”王树文书画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用心、用思想书写,在于对传统与自我的超越,并不执着于某一书画家的形似,不拘泥于承袭某一书画流派,而是集百家之长,自成一格,颇有点像霍元甲自创的“迷踪拳”。他偏爱行草和小写意作品,笔力刚劲挺拔,结构绰约多姿,意境高深莫测,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寻求飞翔的力量。

好的书画作品不仅富有艺术性,还富有思想性。王树文每幅作品都道出了不平凡的人生。作品的字形结体和构图布局如一只飞翔的仙鹤,潇洒、自如,气韵生动、变幻多样、线条流畅,也如将军“拔剑

起舞”,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字里行间,让人看到指挥家的智慧与气度,看到王树文灵魂世界的辽阔。其磊落慷慨的人格魅力,赋予其书画别样灵魂。

几十年的艺术熏陶,让王树文的心灵变得博大,他的书画作品是心灵的窗口和观照,连绵不断的线条就是他心灵的轨迹。

“水往低处流,云在天上飘,一切都自然和谐地发生,这就是平常心。艺术世界亦是如此。不必追求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只要能够在文化的沉浸中涵养胸中浩然之气,在去伪存真、抱朴守拙中坚守艺术阵地,在仰望崇高、拒绝媚俗中坚守精神高地,就是真正领悟到艺术的真谛了。”王树文如是说。

书画人物

## 许家兄弟访张庄

■ 郭 勤

10月2日上午10时许,从河北省邯郸市远道而来的许院文兄弟拨通了涟水县党史委原主任王继华的手机,兴奋地告诉他说,他们找到张庄了,了却了父亲的遗愿。

许院文与他的哥哥利用中秋国庆假日专程驾车来到涟水,就是要找到父亲许建功当年养伤的张庄,替父亲了却积压多年的心愿。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3年春天,时在新四军四支队1连3排9班小鬼班当战士的许建功在攻打岔庙战斗中负伤,右大腿挂花被支前民兵抬下战场,送到十多里地的张庄休养,房东张大妈杀了家中仅有的一只鸡为他补养身体。几天后,日军下乡“扫荡”,可是小许的腿重伤不能行走,敌人来得又突然,在此紧急关头,张大爷脱下自己的衣裤穿在小许的身上,刚穿好衣服日军就闯进了门,张大妈坐在床头将小许的头紧紧地搂在怀里,日军的刺刀挑开被子,张大爷心惊胆战地冲上前对日军说:“这是我儿子,三天三

夜没沾水米,病得快要断气了。”大妈也紧张得心直跳,日军听说是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时也愣了。就在这时外边响起了枪声,日军急忙跑出去了。小许在张大妈的掩护下逃过这一劫,在张家养好伤后到军区被服厂任副厂长,1945年听说部队北上,他只身一人又追赶部队到了东北,在四平战斗中又一次负伤,后脱离了战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忘不了张大妈张大爷。可是因工作和政治运动等原因,没有能来涟水看望张大爷张大妈。十年前,他在去世前叮嘱儿子,一定要去涟水张庄找到张家人,表示感谢之情。

2018年春,许院文来涟水没有找到张庄。他没有灰心,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2020年中秋国庆假日,他兄弟俩又一次从邯郸出发,行驶千余里来到涟水。当晚,他们赶到岔庙镇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向当地群众打听张庄,可是这里人不知道张庄在哪里。他又询问王继华,王主任告诉他们,当时涟水西边的

梁岔、麻垛一带是根据地的中心区,部队伤病员多在这一带治疗、将养,根据许老受伤后被抬十多里路的情况,断定这个张庄是在梁岔镇的胜利村,当年有许多新四军的伤病员在这一带将养。于是许院文打开导航辗转找到胜利村,在问询后找到了张庄,还找到村里一个90多岁的新四军老兵郑士金,经过攀谈,郑老回忆讲述了抗战时打岔庙以及当年许多伤病员在这里治疗将养的往事。老人说的事与父亲当年谈的许多事相当吻合,让许院文兄弟感到这一趟没有白跑,这个村庄就是父亲当年养伤的地方,虽然没有打听到张大爷家的后人,但来到当年父亲养伤的地方,看到这里善良的百姓,深切感到老区人民当年对新四军的鱼水之情,他们感到很满足,也算是了却了父亲的一个遗愿吧。

红色记忆

## 蚕桑园成了农民的“致富园”



扁担蚕桑扶贫产业园位于高沟镇扁担村,建于2019年8月。项目占地600亩,总投资800万元。园内有桑园550亩,小蚕共有室256平方米,蚕茧烘干房650平方米,标准化钢架蚕棚80个240平方米。项目采用栽桑养蚕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每个标准化钢架蚕棚一次可产茧150~200公斤,创产值1万元。桑园配套养鸡项目,形成生态养殖园,充分提高现有资产利用率与经济效益。园区由当地创业大户黄磊领办的翠平蚕桑养殖专业合作社整体租赁经营,吸收周边留守妇女等闲散劳动力120多人就业(其中低收入户36人),蚕棚全部投入使用后,日用工将增加到500人左右,人均年增加收入1.8万元左右。

策划:徐和平  
图文:庞桂玲

小康图志

语言是思想意识的载体,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种种经验和观点必定也会在方言里有所体现。就如父亲曾告诉我的,人是泥身子,所以身上的灰永远洗不尽,人这一生是“土里来,土里埋”。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受到了女娲捏土造人这一古代神话的影响。另外,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认识上往往有相通之处,只是话语表达不同而已。如心理学上有一条定律,感受性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减弱,对冷暖甘苦等等的感受莫不如此。这条定律的教科书话语到了日常生活中则有另外的表达,如“喜新厌旧”“小别胜新婚”“熟视无睹”“少见多怪”“见怪不怪”“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之类,涟水方言里也有几句话与此甚为契合,曰“亲戚远来香”“食饱无滋味”“乍养小猪筛细糠”。亲戚远来香很正常,因为相隔远,必非长相处,自然显得很香分了;若是家门口的亲戚,常来常往的,麻木了,亲戚上门自然不会当回事,小孩之间可能还会常常打架吵架呢。食饱无滋味说的是饮食要节制,吃多了没意思,吃了又吃叫“菜吃”,既无必要,又显得没得品。乍养小猪筛细糠说的是乍养小猪很上心,喂养小猪很讲究,这种情状涟水话还有个词语来形容,叫做“新兴头”,也就是人们通

常所说的“五分钟热度”。大人教育孩子少不了要说,人要有常性,凡事要带得常,不能新兴头。当然,乍养小猪筛细糠这样的过分讲究也是不足取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感受性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减弱是客观规律,心智正常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如果感受不到就不免有点麻木迟钝了,所以对于看热闹,涟水方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聪明人看一眼,呆子看到顶天晚”。鲁迅先生不是曾痛感于中国看客多,将此归于人们的心理麻木吗?如此说来,涟水方言这句关于看热闹的俗语跟鲁迅先生的思想还有暗合之处呢。

还有一种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叫做“贵古贱今”“贵远贱近”,意思是认为古代的比现代的好,远处的比近处的好。这种社会心理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古人就有初步揭示,到了汉代,思想家王充进了一步,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归纳,

直言“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其中“高古而下今”即指“贵古贱今”,“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即指“贵远贱近”,而“贵古贱今”和“贵远贱近”都源于“贵所闻而贱所见”。东晋的葛洪则言:“俗世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到了今世,则有“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的讥讽之语。当下的话语里所出现的“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父母”之类的这种“别人家的……”话语范式,其本质也正是“贵远贱近”的心理表现。

对应“贵远贱近”,涟水话里有两句俗语,一是“隔锅饭香”,一是

“当地不养货郎子”。隔锅饭香,说的是同样的饭食人们往往喜欢吃别人家的,甚至别人家的不如自己家的都还喜欢别人家的饭食,小孩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当地不养货郎子”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意思相同。“货郎子”即货郎,货郎在涟水话里还有个代称,叫做“挑八根系的”。货郎不限于“郎”,也有妇女干这一行的。货郎的售货方式是挑着担子走村串乡、走街串巷,货郎一边用插口箫吹着简单、固定的调子,一边不紧不慢地吆喝几声,以此招揽沿途的顾客。一副担子两个筐,一个箩筐四根系,故称货郎为“挑八根系的”。货郎几乎都是外路人,鲜见当地人的货郎,因为当地货郎不被当地人待见,所以才有“当地不养货郎子”的说法,其中恐怕既有货郎其人的因素,又有货郎其货的因素,总

之,应该是“贵远贱近”的心理在起作用。“货郎子”的“郎”在涟水话里音变为普通话的第一声,音同“咣唧”的“唧”,与黄鼠狼的“狼”在涟水话里音变为“唧”的情况相同(涟水话不说三个字的“黄鼠狼”,而是说两个字的“黄狼”,如“黄狼下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还有“黄狼裹单被”,指的是一种食品搭配吃法,即千张裹油条或千张裹馓子)。

一般说来,俗语都是眼前见识、人所共知,大都作为特定场合下的固定说辞,可作教育、劝解、宽慰的道理,可作搭讪、拉呱的话头,亦可作场面上的套语,工具性极强。小孩不情愿穿哥哥姐姐已经穿不上的旧衣服,父母就会立马取出“理”器,说是“大穿新,二穿旧,三穿破纳头”,说得朗朗上口、天经地义,不由小孩不服气。这句俗语与那句风靡全国的描述雷锋艰苦朴素生活作风的警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外甥不听舅舅的话了,舅舅就会当仁不让地搬出一件“法”器,说是“无舅不生,无舅不长”,一准能将外甥收服。“老作子”压制后辈振振有词,说是“上人再不好也是上人”;后辈则打开宝典,针锋相对,说是“孙子有理告太公”。捉媒的也要倚仗俗话的武库,遇到双方家境相仿的,便底气十足地说是“笆门对笆门,板门对板门”,俨然天造地合;遇到两下自身条件差异大的,捉媒的便说是“一块馒头一块糕”,老天爷有眼,搭配得正好;遇到一方对另一方本人很满意,但对其家庭不待见的,捉媒的依然是难不倒,一句“买猪不买圈”的巧妙说喻往往就能打消当事人的疑虑;即便是遇到一方访得另一方的体味问题,捉媒的还是不慌不忙,说是“古人话语,一人一味,十人九臭,这事谁也说不清,投缘就好”。劝人戒赌,高才的文人制出半副对联,说是“三鸟害人雅雀窝”,其中的“雀”指麻雀牌(麻将),“鸽”指彩票,说得很是警醒、痛彻和巧妙。在这一点上,我们涟水的俗话一点都不比文人的对联逊色,且待下篇再作介绍。

方言漫谈